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八十五

宋 徐夢莘 撰

靖康中帙

起靖康二年三月十日庚子盡十六日丙午

十日庚子中書舍人李通還舊職權戶部尚書胡直孺
免權職 金人攻興仁府濮州

十一日辛丑張邦昌宴金人於禁苑范致虛兵潰於千

秋地塲致虛遁走 遺史曰范致虛在陝州也前軍出

武關由鄧州新興澠池之間屯於千秋地塲為河南尹
高世由告急於尼堪亦會金人將欲回軍羅索貝勒自
佐陽直衝之王師不備遂棄輜重而奔死者幾半致虛
恐懼而遁 編年曰范右丞前軍屯於千秋鎮先是金
人聞范右丞統勤王師二十萬前來尼堪謂將曰我聞
范致虛一儒者爾不解用兵可明斥堠使三千人破之
必矣至是果為金人所敗諸路兵大潰唯鄜延帥張深

與劉先世自汝州路趨京東路去范致虛掠潰兵復走入
闕興仁府統制官張換敗金人於興仁府閭邱陞敗金
人於濮州孔彥威敗金人於開德府 編年曰初十日
金人一頭項自宛亭前來至興仁府城五里劄寨辛丑
金人向城進兵黃潛善遣統制官張換部領軍兵占據
地利迎敵遣丁順孟世寧分作左右翼設伏掩殺射中
金人旗頭龍虎郎君落馬即時擡昇引兵退去又一頭
項入濮州城下閭邱陞遣人馬出城迎敵金人退去辛

丑又見陣各有殺傷是夜五更拔寨退去又一頭項自衛南入開德府金人以其衆列護城隄外宗澤先令統制孔彥威占兵劄寨交兵至申時間金人退去辛丑復來見陣澤又遣權邦彥下冀州與彥威併力掩擊是夜三更金人拔寨退去

十二日壬寅張邦昌手詔 偽楚錄曰予以寡陋近迫大國俾救斯民于兵火而諸公橫見推逼不容自我忍死以理國事豈其心哉顧德弗類實難稱塞出令之初

有司乃以聖旨行下載循昧陋殊震危衷夫聖孔子不
居則予豈敢自今與三省樞密院議定處分及内外官
司面承得旨事稱面旨內降及批出文字稱中旨遣官
傳諭所司宣旨洪惟非常之變適遭會於斯時尚冀有
求之圖訖救寧于區夏庶幾多士共識此懷 金人曉
諭諸路版 契勘宋之道君少主皇后妃以下並已北
遷應文武百官僧道耆老軍民共議荐舉堪為人主者
一人却准文武百僚僧道耆老軍民同知樞密院事孫

傳等狀乞自元帥府推擇賢人永為屏藩又乞於軍前
選立太宰張相公以治國事者行府會驗本官乃去年
同康王為質者也既許尋舊好之後竊弄精兵夜犯寨
營官兵接戰即時破滅以其敗盟遂臨京城將臨進攻
本官哀泣曰身為宰執出質軍前而不意犯於不虞罪
當萬死然主上年少莅事日淺蓋緣奸臣所誤且乞緩
其攻擊因遣使語之少主趨迎使人泣而謝罪及至和
成乃復從軍北行以北州縣或有不降每欲進擊必自

求哀徃徃有可愍之意及重兵再舉又乞遣使理會雖
威之鋒刃不避也欲引而南進曰豈有大臣躬親出質不
能戢兵以致交惡而同敵人忍觀其伐主也頭可斷身
不可去破城之後驛召而語至及廢國之際號泣擗踊
涕泗交流告乞再造既不見容或以腦觸柱或以首投
地幾至自絕乃知忠孝剛毅出於其倫忽聞推戴果得
此人然恐難奪其志洎在京百官差到翰林學士承旨
吳升翰林學士莫儔齋狀勸請曰聞建邦立都必立君

長制國御俗允賴仁賢恭以大金皇帝道合三光化包
九有矜從諸夏俾建列藩翰契勘雖不許存立趙氏既
擇賢人以主茲土則於國民為亦已深矣伏惟太宰相
公名高今古學通天人位冠冢司身兼衆美碩德偉望
蚤羽儀於百工嘉謀赤心久勤勞於三事敢望以蒼生
為憂而不以細行自飭以機政為慮而不以固避自嫌
上體大金擇立存撫之意下副國人推戴為主之望及
別有狀申行府今文武百僚僧道耆老軍民人共請太

宰以治國事竊恐別有辭避伏望元帥府更賜書請本官早
從輿望尋請知樞密院事漢軍都統制劉侍中彥宗禮部
侍郎劉思應奉御前文字高慶裔同詣具導其由勃然
奮怒曰國雖破在臣子之分豈容聞此由以先防備不
獲自絕然而閉目掩耳背立偃蹇終不為聽但罵文武
百僚曰以諸公畏於兵威置我于賊亂之罪寧甘心死
於此不可活矣彼以耻後世篡奪之名也然行府以軍
國務重不可久曠尋保申奏今降到寶冊禮以璽紱冊

命為皇帝以授斯民國號大楚都於金陵自黃河以外
除夏國新界疆場仍舊世輔王室永作藩臣其間志氣
屹然不動雖多方勉諭以事在已然雖死無濟何如就
冊用救生靈猶不飲食幾至減性遂擁迫入城乃有在
京官僚僧道耆老等共集力請於天會五年三月初七
日方受冊命諸路軍民各令知悉 邦昌與二帥書乞
親詣致謝書曰大楚皇帝邦昌謹致書於國相元帥皇
子元帥今月七日伏奉皇帝聖旨特降樞府加臣封冊

退省庸陋之姿何以對揚休命前此固嘗死避終不獲
辭載惟選授之初盡出薦揚之賜尋因還使附致感悰
願亟拜於光儀庶少申於謝禮未聞台令殊震危衷遂
遣從官具數懃懇重蒙鈞諭仰識眷存然而淹日未前撫
躬無措恐有失於稽緩實深積於兢惶伏望恩慈早容
趨詣俟承報示徑伏軍門拳拳之誠併留面叙不宣謹
白二帥答曰具位謹致書于大楚皇帝闕下向承明詔
擇立賢人爰及士庶之謀已諒英聰之德具聞天闕優

降冊書禮命恭行羣情胥悅未遑伸于慶祝不圖辱於華絨幸容先導微悰繼陪高論今差崇祿大夫兵部尚書高慶裔彰武軍節度使李士遷充慶賀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賀不宣謹白別幅衣着一百二十段馬四疋 金人委開封府再敷配金銀表段 遺史曰金人移文督責金銀表段元數十分未足一分仰開封府在京坊巷見在人戶等敷配限三日納足以不伏之人全家押赴軍前先是城陷之初金人

索在京戶口數時開封府尹張大其事報七百萬戶尼堪
詢之李若水亦以此對金人見京城戶口之衆意欲七
百萬戶盡行敷配所得不可勝計故令將坊巷人口等
第敷配開封府奉行莫敢論辨乃以見在隨高下配定
欲敷元數故雖細民下戶亦不下金三十錠銀二百錠
表段五百疋家至戶到揭榜門首督責今日下送納京
城士庶雖知所配無規然事出於衆但相與戲謔而已
云借使變甌釜為金銀化屋宇為表段亦豈能如數督

索甚急小民應之如不聞官司亦無如之何宗澤以
戰車趨京師遇金人于南華敗績澤微服走統領王孝
忠中箭身死知博州孫振為亂兵所殺遺史曰初劉
浩在相州得戰車法剏造五兩試之不可運業已造成
浩謂磁州宗澤好作為輕聽信及告假往磁以戰車給
曰是車造一百五十兩每一兩以二十五人守車二十
五人為左角二十五人為右角二十五人為前拒共四
隊凡一車用一百人車一百五十兩共用一萬五千人

願與直閣為先鋒收復真定具畫車陣並所用人數陣
隊為圖以獻澤喜之問浩所欲浩言所關者衲襖耳聞
磁州甚多請隨意之所欲數副澤資給之而去澤遂以
浩所圖車陣稱見造成車一百五十兩已募到民兵一
萬五千人結成車隊謀欲收復真定奏聞降付朝廷壯
之取旨除澤秘閣修撰河北民兵總管初實無一人一
車也及元帥府分遣澤往開德駐劄乃用浩車制旋治
之澤以開德城下之戰金人敗去謂金甚易與耳壬寅領

兵推戰車追襲欲徑入京城下解圍至衛南之北逢見
金人伏兵接戰金人佯敗向東趨南華縣澤追至南華
遇金人兩頭掩擊官軍大敗戰車大而難運推駕之者
苦之一旦遇倉卒皆委而走澤變易衣服滾隨敗軍隊
中夜奔走得脫先鋒王孝忠中箭墜馬死知博州孫振
領兵至中路聞澤敗績親兵懼與金人接戰且懷鄉土
遂殺振乃取軍實散而北歸金人取戰車盡載軍實而
去中興記曰宗澤權邦彥同在澶淵約同與深州守

臣姚鵬同入鵬未進兵澤邦彥自南華入遇敵騎卒至西將王孝忠死澤邦彥更士卒白布衫草履夜走姚鵬軍澤所製戰車五百兩使兵棄車走車為敵所得以載城下所獲金銀歸北中孫傳之父守博州將兵屯濮州受澤節制是役墜馬死後建炎初河北寇皆澤麾下潰卒也

十三日癸卯令邵溥同所差郎官四員管南薰門下交納物色呂好問且權領門下省職事工部侍郎何昌言

改名善言避邦昌名也鮮于可朱震致仕

十四日甲辰邦昌遣使書於軍前懇免征催金銀 偽
楚錄曰書曰比以昌膺縟禮願展謝悰雖歷貢于忱辭
終未親于台表退增感悚豈易敷陳載惟草昧之初實
軫阽危之慮民志未定顧未有以得其心事緒實繁念
將何以息其動前朝昨奉台令取索金銀表段以充犒
軍伏自入城以來講究民間虛實乃聞罄竭悉以傾輸
嗣位之初朝夕祇畏戒諭官吏罔敢弗虔仰荷大恩本

不論報雖割肌體豈足能酬然念斯民困弊已甚當圍
城窘急之久有比屋餓莩之多顧撫養則無資以厚其
生欲賑給則乏糧以續其命而催科正急刻縊相尋若
閱日稍淹則所存無幾非仁何以守位非民何以守邦
坐觀轉壑之憂不啻履冰之懼與其跼天躋地莫救于
黎元孰若歸命投誠仰祈於大造伏望察其懇迫賜以
矜容特寬冒昧之誅誕布蠲除之意則始終之德遂全
億兆於死亡報稱之心敢悼一身之靡潰期於沒齒以

荅隆恩不報 宗澤遺書范訥趙野責其退屯 遺史

曰范訥為河北河東宣撫趙野為北道總管皆退屯南
京宗澤遺書與訥曰太傅是朝廷重望大臣凡所舉措
為天下輕重為四方軌則今以河北河東宣撫乃擁兵
自衛紆迴退縮駐劄南京是耶不知太傅晝思夜度謂
人臣子果如是耶若以周旋無非合於義理伏乞指揮
開於道路濟以糧斛令江淮以南州軍皆得自進勤王
去京城二三里劄寨示金人以天下歸嚮激切之意庶

敵懲戒無有後難不勝幸甚又與野書曰京城圍閉日
久君父注望四方應援想不啻飢渴也資政北道大總
管乃將大兵自衛紆迴曲折走南京駐劄蔽遮江淮之
人俾不能進前固護王室則朝廷何賴於屏翰伏望早
賜指揮進發前去京城二三程劄寨示金人以天下人
心歸嚮軍民怨切願瞻天表之意庶幾金人畏恐下城
遁去末由叅侍不勝拳拳憤悱激切之至

十五日乙巳邦昌往青城見二首致謝邦昌是日出軍

前見二元帥致謝既至迎接殿下相揖以升致賓主之禮酒三行面議七事如不毀宗廟趙氏陵寢減金帛數存留樓櫓俟江寧府修繕畢日遷都之類皆允邦昌令百官庶務依舊修飭職事 偽楚錄曰邦昌令百官庶務依舊修飭職事國子祭酒學官等奉行不敢懈怠曉諭諸生須管置課冊假厯簿書等又報鎖院補填及私試諸生無有應命者

十六日丙午趙子崧申大元帥府劄子子崧近具狀

申稟乞早下嚴令約束諸將定日赴闕本府遣四頭項
已於初八日復扶溝十一日復太康見今審度今月十
六日忽收到快行節級趙進所說青州之事供具稍涉
虛妄甘當處斬文狀其言皆臣下所不忍言痛徹五內
殞絕無所既不敢騰申行府又不敢默默云二聖二后
二叔諸王卿相自正月十日皆出并家屬至敵砦恐旦
夕北去萬一渡河則不得復回又云三月六七日有偽
立者似是向來與大王同使金之人而南京闕報汴水

初八日忽滿皆可疑者惟望大王力振軍勢遣師要擊河上迎請兩宮再安宗社問罪僭逆不可猶豫猶豫之間變故生矣國之存亡在此一舉若有獻議擁兵南渡似未可聽大王麾下盡是西北人孰肯渡江渡江之後中原豈可復取莫如四近舉兵要擊先遣問罪僭逆最為上策子崧此州危如累卵萬一偽檄有死而已半名城守粗著微效今敵幸去若僭偽見攻勢不俱生伏望大王憐憫同姓係累而去所存無幾如某輩粗有知

識荷國厚恩必能用効蓋今日臣下徃徃擇利非大王
力宣國威則二百年基業將如何哉告大王更審問探
若果如此勢不可緩仍乞多與疑書以壞契丹燕雲從
敵之心多收此曹以為我用則轉禍為福狂瞽僭易死
有餘罪子崧不勝泣血哀鳴之至

三朝北盟會編卷八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八十六

宋 徐夢莘 撰

靖康中帙

起靖康二年三月十七日丁未盡二十七日丁巳
十七日丁未張邦昌令尚書省榜施行事件 三月十
七日三省樞密院同奉面旨嗣位之初宜廣推恩霈今
四方道路未通致赦宥未能宣布緣京城圍閉日久下

項事可以先次施行應在京罪人所犯無輕重不以已未發覺常赦所不原者並與釋放應文臣承務郎武臣承信郎以上并內臣及致仕郎並與轉官在職選人循資校尉比類施行合磨勘者仍並不隔磨勘應文武陞朝官并禁軍都虞以上父母妻未有官封者更與封叙亡沒未封贈者並與封贈已封贈者更與封贈祖父母在願回授聽應禁軍正副指揮使已上各特與兒男下班祇應一名應承務郎以上服綠緋及十五年不以賊

私罪並與改轉服色開封國學及別試所去年秋試得
解舉首特與推恩餘並以今年八月鎖院省試應合特
奏名人並與免試內經六舉人以上到省人與補登仕
郎五舉人與補京府助教四舉上州文學三舉下州文
學兩舉諸州助教錫慶院試中在學不係在學生免廷
試推恩人諸路解到武藝合校人等並照元降指揮分
等參酌推恩應命官除名追降官員及勒停終身不齒
放置人等及永不收叙人並與叙元官落職人與復舊

職令刑部檢舉奏聞應停降諸色人等未曾叙用者並與特叙元職名其永不收人依此已次遷補候有缺收補應配軍因閉圍未出京人候開門日配沙門島並配鄰州見分配在京重役處仰刑部疾速具元犯取旨俱令逐便應逃亡軍人及潰散人兵除依累降指揮招集出首外尚慮有未出首人可特展一月首身其存恤等事並依已降指揮應係官司欠負不以名色貫百並與蠲免其私債元無利息者限一年外許理索諸軍緣借

請之類見尅請受者並特除放者老並賜粟帛令戶部
支給價錢官司房錢不以貫百並放三月出糶米麥雜
豆以濟貧民雖已降指揮減價尚慮民間不易可令更
與減價出糶仍約束逐場人民擁擠併仰戶部踏逐應
有係官木植及空閒屋添置賣場以濟細民無至阻滯
掩骼王政所當先草昧圍城之中不忍視其橫逆應亡
沒貧民仰開封府量給官錢充堇送之費應細民疾病
貧乏無藥者令開封府疾速措置差官分定坊巷就民

俵散官藥諸軍疾病合給官藥緣多事之際給散不時
仰運馬司體度速支官錢廣行合藥俵散其諸軍差發
到軍兵保甲等有疾病者令所轄官司依在京軍營法
醫治伎術人等并家屬取赴軍者所拋下財產其有分
人許經開封府自陳驗給付應寺院宮觀有隔下發放
等恩澤各令自陳所屬保明申禮部限三日給降度牒
應特旨還俗僧道特與依舊為僧道令開封府出給公
據應禁宮院寺尼女冠令所屬取問願歸俗者聽從便

應行法令典章百司事務職任一切並依舊內有與民不便者臺省寺監條具以聞仍許諸色人經鼓院奏陳常議參詳更定以從民欲牒奉勅如前宜牒南河曉示各令知悉牒至准勅故牒

十八日戊申徐秉哲權領樞密院莫儔權領中書省吳开同權領尚書省

十九日己酉征催稍緩 邦昌遣國子祭酒撫諭太學諸生 遺史曰邦昌命董迥撫諭諸生慰勞備至巡齋

宣布邦昌之意蓋自圍閉諸生困於齋蓋多有疾病迨
春尤甚日死不下數十人者邦昌共知乃用撫諭之使
又命選醫官十人於諸齋日逐看候人人給餌藥之資
由是諸生感悅故泣血等諸書太學諸生所記其間不
惟無邦昌收拭其事者邦昌蓋欲收士譽雖曰無意於
神器吾不信也學之疾疫無甚於今年自春夏至此亡
者二百餘人初在學七百餘人今歿故已三分之一矣
泣血錄曰初日就齋蔡延世夢金甲神人在太學前箕

踞而坐顧左右百餘人取鍬柱東方一人問曰此何為者神人曰欲葬太學之士復問曰其數幾何神人曰幾半中有一人被髮朱目取水面北嘆曰得水者可以免死既覺汗流浹背太學之士七百人物故者三之一病疫發腫者徃徃以黑豆湯效取服者立愈其方以黑豆二合炒熟甘草二寸炒黃色以水一盞時服之疑神人呪水之异也 翟興入西京斬河南尹高世由 遺史

曰初京城失守金人以前知澤州高世由請於朝廷使

為河南尹以蕭慶領萬騎佐之羅索貝勒衝散勤王之師也前軍統制翟興者河南人探地利聞世由之事出其不意與族弟進提步卒數百卷甲夜趨潛入洛陽擒世由斬之

二十日庚戌邦昌以謝克家權吏部尚書邵溥權戶部尚書周懿文權開封府尹王恂權吏部侍郎石令問鴻臚丞

二十一日辛亥所解發醫官技藝人復有入城者是日

有醫官入城蓋二帥給假令歸叔買藥餌雜物醫者於
籠上揭榜云太子元帥府祇候醫官某人行李相國元
帥府祇候某人行李

二十二日壬子邦昌以邵溥差兼提舉京城所陳永道
依舊都水使者 御劄行王時雍徐秉哲上自軍中批
御劄付王時雍徐秉哲云社稷山河素為大臣所誤今
日使我父子離散追念痛心悔恨何及見以治行闕少
厨中所用什物煩於藏庫支錢叔買津遣至此非晚成

行請勉事新君無念舊主某上王徐二公

二十三日癸丑邦昌與二帥書乞還馮澥郭仲荀等書
曰比膺詔冊獲撫邦封載惟草創之初方賴臣鄰之助
顧羣臣之全闕致庶務之悉隳徒以茂材託於人上何
以仰承殊渥外濟多虞若涉洪川罔知攸濟茲冒陳於
危懇益深恃於眷私所冀垂憫必蒙賜可竊以左丞馮
澥國之老成管軍郭仲荀衆所推信儻委職任俾贊時
難必能係於多士之心有以副萬夫之望此外臣僚等

或因扈從前帝或緣差在軍前如台意欲留之人乞恩
慈下令遣還則庸疎之質既得助於衆賢報稱之衷敢
忘懷于大惠尚祈英鑒俯亮愚誠金人得書遂遣左丞馮
澥僉書樞密院事曹輔太常少卿汪藻禮部侍郎譚世
勳中書舍人孫覲及徐天民蘇餘慶郭仲荀洗晦黃夏
卿等還 邦昌與二帥書乞免括金銀書曰某聞之先
聖云何以守位曰仁何以理財曰義人君之於天下惟
以百姓為本百姓之不存則社稷無以固其重人君不

能保其尊又况創業造始之君唯務施恩行德布惠取天下之心然後作為事業固其根本由漢唐以來率由此道後世子孫終必賴之皆百代不易之理也某材質庸謬道義無聞仰荷大金皇帝天造洪恩遽令軍民官吏推戴冊命畀以南土使主斯民永為屏翰以事大國方夙夜祇懼無以報稱恩臨士民生視困苦莫之補救痛傷肺肝殞身無門今見京城百姓自來前皇帝朝已曾根括金銀數次雖有藏匿官吏搜索悉皆罄盡今又

蒙元帥科降數目浩大難以充足雖軍前遣人搜檢亦無所得百姓熬熬憂疾餓死者日以萬計復懼根括金銀數不能足重念大金皇帝以邦昌主斯民而從政之初民心離散怨謗交興邦昌恐以此主國必致傾仆惟元帥慈恩洪博智燭高明曲從物情俯加矜恤止絕再降金銀數目庶使億兆生靈保全性命不陷顛危邦昌所圖冀其獲安仰副大金皇帝建立藩屏之意邦昌不任哀懇惶懼之至金人得書遣二使入城齎到元帥府書

云自本所取金帛皆係犒賞軍兵之所急用雖不能足數亦且期大半今楚國肇造本固則安慮因根括之急重困斯民已議損止 張邦昌令尚書省榜備述金國元帥府書免括金銀并表段先是軍前復索金銀將元科五百萬錠在於百姓隨坊巷均科一貧民家合納金五錠銀五十兩表段二百疋限五日要足如不足先殺根括官以次後洗城官吏知民無有各出一小榜於其門上貼之旦夕驚憂知其必死邦昌乃令光祿卿王琮

作書親詣元帥求免得報已議損止令出榜諭曉尚書
省榜今月二十三日求大金元帥府云云二十三日奉
面旨令開封府多出榜文曉諭民間各令知悉牒奉勅
如前宜榜兩河各令知悉牒至准故牒 又牒奉面旨
應文武被旨差權職事並令尚書省出劄子請給恩數
依正官法非被旨兼舊職者並罷周珣黃中美致仕

二十四日甲寅邦昌以書謝二帥還馮澥免金銀等書
曰比馳柔翰曰貢忱誠冀還文武之官庶俾中外之乂

載惟僭率深負兢惶豈意台慈曲垂照鑒馮澣郭仲荀
二員既蒙矜允曹輔譚世勣以下悉已獲歸仰荷恩隆
實出望外至於親加訓誡俾虔臣節之條俯念孤危允
賴臣工之助以至金帛犒賞之數實軍前急用之資蒙
深軫於疲羸遂獲紓於根括興言肇造之本賜以固安
之圖豈唯億姓之生靈盡歸元造茲為萬世之大惠曷
報鴻私罄筆舌以難周銘肝心而莫致今差吏部司郎
王琮恭詣帳前伸謝仰惟英謀俯鑒卑悃 金人遣路

允迪沈晦及官吏僧道百姓數千人入城先是元年二月間翰里雅布在城下講和朝廷遣路允迪割河東地使於金軍滕茂實副金人方圍太原又分兵破威勝軍隆德府至高平與允迪等會遂俱還太原時太原奉密詔城守堅甚諸道援兵繼進金人割地不効留允迪一行于雲中至是京城已破乃自雲中取允迪同沈晦等放還城中晦與允迪相先後奉使者於是茂實被留不遣茂實兄禡通判代州已降敵矣金人素重茂實乃

真茂實於代州又自京城取其弟華實使兄弟同處以慰其勞從事郎朝祀令改合入官差權司農丞考功虞譽致仕

二十五日乙卯邦昌令馮澥曹輔並仍舊職朱宗權刑部郎官師尹權太府少卿王及之權都水使者陳永道別無差遣葉份權左司郎官李健權右司郎官禮部尚書領中書省事李回乞罷權尚書以私殿舊班暫省事依邦昌書至軍前欲乘大軍未退修城池備敵軍前有

關報已諾修城之請且詢工役當自備或謂欲軍前為修
兵馬大元帥府劄子下東平府會合諸路人馬前去京城
據西道總管王大資三月初九日收及知西京外宗正
事大字稱准永興軍路安撫使范左丞回報并沿邊四
路帥臣各率兵馬已在陝府及稱水陸並進復西京河
陽又據五經大夫張憲狀統領人馬見在宿州及翁中
丞向發運各領人馬亦已到彼契勘昨為被奉詔書再
通和及准曹樞密公文令兵馬止有近京駐劄不得輕

舉徒誤國事遂分屯勤王人兵各令在附近劄駐按甲
不動以俟金人退回領兵入覲今來已是累月金人不
回不住劫掠中外隔絕君父命令不通不知京城次第
深慮詭詐難以全信除先累次行下審度進兵外今四
方兵馬雲集勤王戰士各懷忠憤敵衆渡河兵勢減少
合乘機會四方並進掃除強敵共立大功仰選擇精銳
忠義人兵多作頭項連珠相繼進相策應審觀形勢進
灑前進兼契勘見其敵兵多是輕騎宜常令牌鎗在前

遮蔽神臂弓弩以防奔衝伏藏軍馬以備追逐務在同
心一體更相應援共除國難以成忠義本志同受不次
之賞宣總司已添張憲頭下人分兵留守自可足東南
道都總管趙延康翁中丞向發運並與宣總司附近宜
相闕會犄角前進張觀察下已據統制丁宣讚申乞先
領兵前進合更審問本官差別頭項兵馬相繼策應
宗元帥元到南華縣至故陽鎮與興仁府地里相等
合約日並進令聲援相接陝西五路及王資政既來收

復河陽係在京城西北金歸路尤為要便當府除已劄
下知濱州董誼知永靜軍王澈各統領人兵前去濮州駐
劄闕會逐處集兵前去京城去訖今仰東平府照會仍
批口食三日附帶前去右劄付知東平府安撫盧待制
准此

二十六日丙辰軍前傳元帥台令諸軍二十八日下城
以檄書數百道付邦昌傳諭四方其檄云十三日鼓舞
登城百萬師號呼請命選郎官為四方密諭使開封府

募人齎偽詔榜開封府今月二十六日午時承尚書省
劄子內降蕭太師送到文字刷會各州府下客人前來
如隨處客人雜送人要每路下客人亦早發遣前來以
憑四散告諭奉中旨令開封府契勘有無逐處客旅為
散漫在民間即日未便見數右劄付開封府契勘上件
州軍如各無本州軍客人止將本路人目下據數剗刷
發遣前去不得住滯仍具已起發逐人數申尚書省續
准劄子勘會已降指揮令開封府剗刷指揮等路州軍

民客人四散告諭切慮客人不知因依別致驚疑湏議
指揮右劄付本州火急分明出榜曉諭召募客人因便
賫詔書前去告諭即不得張皇事一概勾呼接使騷擾
仍具已依應施行文狀申尚書省准此京西路鄧均隨
唐蔡鄭金郢房滑汝州順昌襄陽河南淮寧潁昌府信
陽永安軍京東路青沂萊密登濰淄徐濟拱單濮州東
平襲慶興仁府南京淮揚利國軍萊蕪監陝西路洮州
熙樂丹秦鞏陝耀鳳同鞏階醴環坊會涇商華源岷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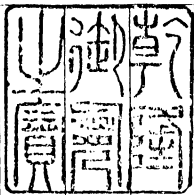
成蘭廊寧州京兆延安府陽清平西寧鳳翔府鎮戎懷
德定邊保安定遠積石西安順德軍司竹大平監河北
東路大名開德府恩濱棣德博滄北清州永靜軍淮南
路滁陽楚亳真宿光濠秦泗通廬舒和蘄黃州壽春府
高郵漣水無為陸安軍右出榜北市張掛曉諭前項客
人限三日如有因便願賫詔前去告諭之人即立便前
來赴府出頭各令知悉江南發運司據亳州申有京師
遣快行家往廬州發運判官向子誼牒知廬州馮詢提

舉鹽香范仲拘縻闕防牒曰訪聞張邦昌受金人僞命已有
人詣濟州大元帥府陳述上件事迹契勘本官家屬母與子
皆在廬州須至先有行遣牒候到請照會將本官之親
屬密切闕防無得漏落及有疎虞候大元帥府指揮仍
選委有心力忠實官幹當須別以事為名目庶不張皇
漏泄搖動人心有害國事亦具因依牒知廬州都鈐馮
大卿去訖更請同共議事仍親書已如何施行公文回
示今牒提舉淮西鹽香范禮部靖康二年三月二十六

日牒仍具申元帥府乞更賜行下本州嚴行關防

二十七日丁巳城外火城中人望外四面火光亘天傳聞

金人焚燒寨柵



三朝北盟會編卷八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三朝北盟會編卷

八十七至九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編修臣裴謙覆勛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錄監生臣席慶年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八十七

宋 徐夢莘 撰

靖康中帙

起靖康二年三月二十八日戊午盡二十九日已

未

二十八日戊午邦昌詣南薰門遙辭二帝是日邦昌僭天子儀衛法駕縞素詣南薰門設香案率百官士庶遙

辭二聖邦昌慟哭百官軍民其間有號絕不能起者太
學生皆拜哭 金人兵下城有南兵至咸平軍前使來問
欲盡殺為復要招安可將赦書來張急遣申彥臣以宣
贊舍人賫手書往大畧告東道總管以不得已及重兵
離散且當退守之意申彥臣還云金人以鐵騎三千送
至咸平以南七十里不見我師而還 金人前軍起行大
元帥以便宜除汪伯彥顯謨閣待制充大元帥府填陳
康伯不赴關黃潛善副元帥填汪伯彥遷赴關耿延禧

樞密直學士董耘徽猷閣直學士高世則遙領承宣使
潛厚秘閣修撰楊淵王起之秦伯祥直秘閣 金人送鄭

太后家屬入城 靖康遺錄曰是日有番使送鄭太后

家屬入城其番使至省說云二十七日尼堪上皇相見
上皇乘轎子至寨門下轎着紫道服戴逍遙巾趨而入
至幕次尼堪出迎入帳中坐良久上皇起白尼堪云老
夫得罪合當北遷但帝姬未嫁者敢乞留荷大恩也尼
堪不答有頃鄭皇后自外至啟尼堪云臣妾得罪自合

從上皇北遷但臣妾家屬不預朝事敢乞留尼堪點頭
許之至今日果送太后家屬入城番使又笑云太后善
言辭進退有法容止雅麗故元帥許其請尼堪遣交割
京城宣和錄曰邦昌以邵博提舉修繕京城四壁是
日交割外城敵既不能下南京乃自寧陵而上盡僞置
官屬安撫士民至是悉驅而北舍屋焚蕪殆盡東至柳
子西至西京南至漢上北至河朔皆被其毒墳塚無大
小啟掘畧遍郡縣為之一空京城被圍半年至是斛米

二千斛麥二千四百羊肉一斤七千猪肉一斤四千驢
肉一斤二千五百魚亦如之醬一斤五百油一斤一千
八百他物稱是細民賴官賣柴米稍能給然餓殍不可
勝數人多苦腳氣被疾者不浹旬即死疾目者即瞽蔬
菜絕少前此金人據城擷採而食尚餘枯枝劉彥宗遣
人諭王時雍大軍起行且在河北駐軍如有事急飛騎
來報便發兵來 張邦昌與二帥書求還孫傳張叔夜
秦檜三人書曰披瀝懇誠仰干恩造丐舊臣之復職蒙

英豪而遣還已荷隆私尚餘至悃伏念撫封之始尤先
盡節之褒庶靖國人以彰名教孫傳張叔夜秦檜綠請
存於趙氏遂留寘於軍中既知徇義於前朝必能盡忠
於今日恭惟上國方啓宏圖以忠孝而勵羣臣以信誼
而開鴻業宜蒙寬貸使獲旋歸式昭聖度之仁垂副愚
衷之願其於虔扣曷究敷宣金人回書曰早承懿諭願
還舊臣以爲馮澥國之老成郭仲荀衆所推信此外臣
僚如或欲留之人乞下遣還之令其已放歸者係裨贊

時政或有未還者俱欲留開仰冀照知無賴理會 偽

楚錄曰書皆邦昌親筆二帥見書大怒謂取三人者其

欲復講前日之事耶於是面詰再三且云今若縱兵非

無名然亦駐兵不還當觀釁而動張懼不能答 金人

與邦昌書減銀絹書曰會驗宋時除依照舊例歲物銀

絹五十萬疋納錢一百萬貫初以代燕地所出今應依

例輸納且念地有分割民有彫弊特免錢一百萬貫減

放銀絹二十萬疋兩只議納三十萬疋兩銀絹各半其

數依舊例交割布此悃悃異爲克察邦昌答書曰重勤書誨祇荷矜慈惟前朝之所輸准定數而有舊俯念地土割裂之後方當人民彫瘵之餘曲賜軫憐物從蠲減特除免錢一百萬貫外減放銀絹二十萬疋兩每年只議納三十萬疋兩銀絹各半其數一依舊例交割所蒙指諭悉已遵奉其於感戴之心難盡敷陳之素仰惟聰察深亮悃悃

三十九日己未張邦昌詣軍前餞別二帥邦昌服赭袍

張紅蓋乘馬出南薰門餞別二帥及午而返連日之出
所過設香案起居並如常儀從行者即王時雍徐秉哲
吳升莫儔輩也士庶旁觀者莫不感愴 遺史曰邦昌
自僭偽位屢至南薰門服赭袍張紅蓋乘執絲鞭法駕
儀仗皆不備唯駕頭前導初出一兩次不舉駕頭以後
暫舉駕頭聲亦漸高出南薰門見尼堪幹里雅布叙別至
午刻而返 金人留僕射何臬樞密孫傳僉書張叔夜
北遷 何臬字文績仙井監人天資俊異善屬文政和

五年進士第一人及第名動一時除館職京畿提舉學士尚書主客外郎擢右史遷左史召試中書舍人王黼獨持國柄有爭進者譖之黼怒出臬守潼川未行太上皇帝擢為御史丞第一章論士俗頗中時弊皆黼黨所為其論士俗章曰竊惟陛下昭至德建太平體堯舜之用心急親賢之為務見一善改容而禮之取一長加意以成之或繇匹夫而起下僚遂享好爵而都顯位可謂於卿士大夫無負矣其忠純慤直廉茂介潔之士進以

其道取由其義誠不敢忘陛下厚恩而犇競附麗乾沒
亡恥之人常與同類並居傷化失俗或在於此比年以
來苟合取容阿黨相比爲私門之惠忘國家之恩貪進
務得變詐百出託身之初腹心盡布謂之納忠被用之
始先加約束謂之受記前出某氏之門一不滿意又轉
而之他則謂之投換陰與之合而陽背之以陷害異己
使至不測謂之擺蹤或輸誠死黨自明不欺則有損親
戚之好而發其私書或託爲耳目媒孽所憎則有伺記

明舊語言緣飾增加而傳之短巷通姦利行貨則有往
來其問者營私家給子弟則有甘其役辱者爲士大夫
而失節喪誼一至於此蓋其爲說曰徇私之効速於奉
公附下之利過於事上凡國家之治忽生民之利病若
不相闕然一旦有緩急而取用之寧負朝廷不負知己
豈不上傷陰陽之和下隳萬事之緒哉臣聞百僚師師
重華致治多士濟濟文王以寧蓋人臣釐肅於下則人
主尊安於上今以陛下之聖智誠明斷而早正之辨是

非別邪正收權寵破朋淫以崇至化而捄失俗則雖前古帝王之盛何足道焉臣愚不知治道唯陛下留神裁察黼益怒不閱月以坐蘇氏師黨曲學奏罷除待制官靖康初復召爲中丞改翰林學士拜尚書右丞中書侍郎時議京畿守備稟建議四道總帥重其權事得專達吏得廢置兵得誅賞財得移用規畫甚善卽詔行之屬已迫盛秋措手無及然大名睢陽皆能保守亦其效也是年冬金人再至京城詔百官卿大夫供議狀於廷主

和議與戰議論不一梟力主戰議旋遷門下侍郎夜夢
武夫挾弓矢入門射中其幘頭會當拜相奏陳乞改太
宰少宰仍舊爲僕射翰林學士吳玘正仲當制建白僕
射之名不經願循漢制改爲左右丞相上深以爲然中
批以問梟欲實夢遂沮其說明日降制拜右僕射城陷
和議兩詣敵營議和從駕幸青城尼堪以梟主戰議從
二帝北狩張邦昌以書懇取不允天下恨之在敵營題
絕句云念念通前劫依依返舊魂人生會有死遺恨滿

乾坤少問詩於韓子蒼同在掖垣相與商確文章日進
識者謂其才藻宜在兩晉恨柄用之不早况當變故之
際也兄棠字文植弟榘字文度皆好學能詩以才知名
後秦檜自北中來言梟死矣 林泉野記曰何梟字文
績仙井監人政和五年登進士第一人有詩名靖康初
為左丞金人之入汴也盛兵河東復遣王芮來聘及尼
堪至闕范宗尹議割三關以獻敵梟止嚴守備以待之
王芮復至請割黃河為界唐恪欲許之梟以為不可罷

為資政殿學士提舉醴泉觀俄而恪乞罷乃拜稟尚書
右僕射前一夕夢朝服而立一人彎弓射中幞頭稟驚
覺次日遂大拜然敵已逼城稟但堅守禦而已金使又
來稟叱而留之促諸路兵入援了無至者及城陷稟與
張叔夜領兵欲復奪城竟不能上欲奪圍出幸江南稟
諫止曰京城近畿金人布滿車駕南行必不能脫陛下
出城敵必燒戮生靈矣上乃止敵召稟至寨尼堪問曰
勸宋主與我戰者豈非汝耶稟曰然尼堪曰汝有何學

術與我戰耶。臬徐曰：為國為民耳。尼堪曰：我欲縱兵洗汝城，如何？臬從容曰：縱兵洗城，元帥一時之威也；愛民施德，元帥萬世之恩也。尼堪大悟，乃戢兵。臬北遷，終不屈於敵。秦檜自北中還，力稱其忠，遙加觀文殿大學士。且訪其子孫云：何臬初拜中丞，王以寧上書曰：竊惟閣下以雄詞大筆收天下之豪傑，以亢烈疏亮中立不倚，自結當寧一人。知抗章請郡，實未出關，明日自禁中出片紙，宸翰留公為中執法。天意特達，豈徒然哉！殆

欲聞天下之言也人主不得聞天下之言則天下之事去矣一旦慨然而悟赫然而斷惕然有憂天下之心則治亂安危成敗之幾如反覆手此豈非天下之慶乎閣下盍亦正心誠意求天下之事以裨聖主之聰明鳳鳴朝陽士類幸甚方今天下有甚憂者五請爲閣下畧言之盜賊充斥一可憂姦雄跋扈二可憂夏人陸梁三可憂契丹復振四可憂金國旅拒五可憂河北山東之盜少者數百多者數千白晝橫行掠人婦女剽人貨產廵

尉不敢抗縣鎮不能守滋漫浸淫未見消除之漸使皆庸人野夫之志不過於避徭役掠衣食脫寒餓何足憂哉萬一其間有虜勇如項籍雄鷲如李密輩起而憑之則樂禍之徒雲集颺至此愚之所憂者一也郭藥師者遼東一小羗爾左右賣國見利斯動豈復知有名義者封崇之栽培之羽翼已成頭角已露無愛民之心竭取而後已常勝之兵日爭而不休爭養義見陰蓄死士貪賴亡耻之流樂為之肺腑其志不在范陽節度使大則

為侯景安祿山小則為田承嗣為王武俊之所為吾之
所以備豫未知其策此愚之所憂者二也赴金肅軍西
行直雲五者夏人保此蕞爾之地猶能與上國爭衡今
浮梁以東勝州之沃壤金國取之以遺夏人此孫權借
荊州以闢曹氏之意也夏人得李克用之所據劉繼元
之所巢而後滿閣下試圖將帥孰可以付此愚之所憂
者三也契丹雖失國種落不下十萬陰謀乎松漠陰山
之下其心未嘗一日忘漢也雲中之民王靈弗加歸漢

之心似或中變使耶律延禧置胆於坐少洪天祚之風不
忘其主則雲中之衆填然躍而附之太康以一旅復舊
物雖非所及而城濮之後楚司馬尚在吾獨無憂哉此
愚之所憂者四也以阿固達之勃興烏竒邁之保聚尼
堪之機籌加以漢人如白公旦楊樸之流相與輔相之
緩則邀我金帛庫藏傾竭急則驚我邊圉戰守無人燕
山歲計已不啻一契丹金人之錫予復過一契丹餓虎
之喙何時而足耶此愚之所憂者五也曷亦知所以消

憂之道乎清心省事一言而足矣蓋清心省事則吾民之衣食足衣食足則盜賊消盜賊消則勢強勢強則姦雄息姦雄息則敵國畏懷太平無象之福與天下共之豈不樂哉議者以為燕雲既歸中國遂可寢兵此腐儒之談爾吾知汲汲清心省事果斷而力行之則橫賦暴斂不加於百姓有梗吾之化者吾徐起而討之平州之張覺勇而善守宣州之韓慶民沉毅而有謀雲中之蘇京媯楚之二三大姓吾遣一介之使慰安其心使為前

持後角旁衝直擣之援燕山之民田可以為屯田燕山
之丁壯可以為弓箭手常勝之兵可以分隸諸將則藥
師蕭然一降卒爾循理則附之跋扈則誅之尚何憂哉
夏人陸梁則當謹河東之疆圉契丹復振則當懷雲中
之舊民金國之勢目前初若強盛豈有連兵累年政在
權貴再世而無事者加以漢人之無賴者非心悅而誠
歸之豈無讒慝發於君臣父子之間遲以數年北庭復
為數部落矣此五者初固甚可憂聖上今日赫然獨斷

慨然力行則反手之間轉憂為樂此又係於閣下之一
言爾閣下朱顏綠髮年未四十黑頭三公何慮不作名
義至重願自厚愛僕有數談有大於前所云者交淺言
深今未可也願閣下無負聖主特達留公之意天下幸
甚 孫傳字伯野兗州人元符三年登進士第靖康中
累擢兵部尚書金人至京師除僉書樞密院京城守禦
使金人攻城兩月極力隨機以禦之及城陷民亂傳與
張叔夜以兵來彈壓定之上往尼堪寨傳除京城留守

及金人變議傳上書乞復立上不許又乞立皇太子或
燕越王又不許又乞立趙氏一人又不許傳詣南薰門
拜泣請存趙氏尼堪取詣軍中迫令供狀立異姓屢欲
誅之傳終不從請死而已乃領傳北去世稱其忠建炎
初遙加觀文殿學士終以不屈卒于金國年五十一

靖康小雅曰靖康元年冬金人兩軍會於京師樞密聶
昌使出北中公遂遷知院事方敵之急攻京師也公親
當矢石閱月未嘗少休城既不可守上將幸敵寨命公

居守十一月二十七日夜上以御寶付公公用生縑為
囊係之肘間親加撫循乞上歸城中帖然明年正月上
再出又申前命且使兼太子傅以保護東宮乘輿久不
歸公屢具書極陳利病鐫論二帥請大駕還宮不報二
月六日吳玠莫儔自北中携廢立書來中外震駭公大
慟久之曰吾唯知吾君仁聖可帝中國苟立異姓吾當
死之又數請再立上明旦敵大闢南薰門鉄騎極望闕
門而陳且索太上皇皇后請王妃公主猶留中宮太子

不遣密謀欲以黃金五千兩使人匿太子於民間無當
之者太子出隨至軍前自是公之死生不可得而知也
嗚呼求生逃死人之常情也靖康之末禍變如此同時
大臣如唐恪曹輔王時雍呂好問吳玠莫儔徐秉哲邵
溥謝克家孫覲汪藻胡交修詹又李會李熙靖李擢之
徒或失節求存或叛為敵用或乘勢為奸利或託疾病
而不出或緘默坐視公獨視一死猶涕唾敵未嘗欲公
出義不負上付託之重誓以死衛太子又欲見二帥復

立趙氏亦可謂卓爾不羣我宋忠純之臣也艱難以來
所未之見可以垂範播美於無窮矣詩曰巍巍孫公忠
烈俱偉受天大任淵淳山峙謀謨宥帝所眷倚付以
留鑰又託以子天未悔禍甘赴萬死國家德澤周及遠
邇懼茲禍變孰奮而起公節不渝獨負大美若神人然
衆所仰止彼以偷生徒奄如鬼

三朝北盟會編卷八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八十八

宋 徐夢莘 撰

靖康中帙

起靖康二年三月二十九日巳未盡其日

張叔夜字稽仲開封人侍中徐國公耆之後也通經史
善屬文習兵法長於詩詠有文武大材初為武職內侍
馮浩高其才每薦之叔夜亦上兵策及宮詞百篇上喜

之換文資累遷太常少卿賜同進士出身擢中書舍人
禮部侍郎宣和初浩以諫賜死臣僚又言叔夜乃親黨
也降三官罷之後起知海州破羣盜宋江有功宣和末
京東大盜四起擢叔夜知濟南府與京東制置使梁方
平協謀屢平巨寇靖康初召赴闕除南道大總管兼知
州後尼堪攻京城詔起四方援兵叔夜同子伯奮仲熊
率兵一萬三千而來與大金戰京西大小十八陣皆破
之遂至京城與金人戰殺傷相當再戰攻之擒首領三

十餘詔加延康殿學士內外兵馬都總管軍入京叔夜
言請因金人營壘未全率諸軍擊之其敗可必上不從
軍卒郭京聚兵欲以左道破敵上幸京城加叔夜延康
殿學士叔夜上言恐郭京狂率敗事俄除僉書樞密院
提舉京城四壁子承直伯奮仲熊特改合入官上幸京
城見護龍河填盡憂之叔夜曰臣願率衆出城以計劫
之徒守空城則天下事去矣上堅不從叔夜乞罷僉書
樞密院止帶南道總管領南道兵不允叔夜召諸將議

事皆不至叔夜意沮及金人登城叔夜兵潰斬之不能
禁再同何臬以奇兵八百領統制張仲剛等與金人戰
南薰門下欲復奪城不能上及金人廢立叔夜與孫傳
上書乞復立帝不許又乞立皇太子及燕越王又不許
又乞立趙氏一人又不許叔夜傳詣南薰門下拜泣請
存趙氏尼堪取詣軍中曰孫傳不立異姓已為我殺公
老年大家族繁盛豈可與傳同死耶可供狀立異姓叔
夜曰累世荷國厚恩誓與國家俱存亡實不願立異姓

逼之數四叔夜終不從請死而已乃引叔夜并其子仲
熊北去建炎初遙加觀文殿學士卒以不屈死於金國
年六十三累贈少師謚文忠賜廟於信州 靖康小雅
曰公諱叔夜靖康元年諜知金人師且再舉太原真定
相繼為敵所陷始詔天下帥守各以其兵入赴國難十
一月日敵至近畿諸道之師未有至者公時守鄧州遂
以官軍及民兵萬六千人至都城之南營於戴樓門外
時金人稍以兵薄城公屢擊走之上為親幸南城登譙

樓慰諭公且除公僉書樞密院自城上以綵文金帶賜之金人既大集乃命公移師入城及城失守上再幸敵營既乖和議金使吳玠莫傳連日入趣立異姓王時雍以下會議秘書省皆請立張邦昌公獨抗疏力言不可有告公恐貽金人之怒者公不聽既而金人索公出赴軍前遂留不遣嗚呼大臣事君不當爾耶死生之間人之所難而能不避鼎鑊以全大節此社稷之衛也詩曰金人强悍一歲再至公提郡兵疾驅入衛敵將易姓公

秉大義獨敢抗言必復趙氏欲扶日馭力掃氛翳身拘
名張忠烈振世 張叔夜家傳一乞都關中權暫駐蹕襄
陽府劉付契勘長安關中之地歷代所以成王業捨此
而下皆去中原寔遠名為遷都其實偏羈今襄陽漢江
回環西南有萬山三關之險尚可號令中原去關陝京
東河北不遠然地步不廣深恐不足以容萬乘百司若
或事從簡省將城盡行展套建立樓櫓姑取其關中路
近旁通巴蜀權暫駐蹕聚糧益兵力加營繕亦足以建

都徐為入關之計以東西二京為別都留兵以衛陵寢
次則南京地勢平廣居民繁富今先具襄陽圖所有南
京形勝如聖慈有意行幸即別具圖進呈次開具自京
至襄陽府驛程契勘自京至襄陽府驛程下項京至延
鎮四十五里尉氏縣至許田鎮七十五里許田鎮至穎
昌四十五里穎昌府至穎橋鎮四十五里穎橋鎮至襄
城縣三十六里襄城縣至汝墳鎮四十五里汝墳鎮至
葉縣四十五里葉縣至新寨鎮至方城縣四十五里方

城縣至許村九十里許村至青臺五十里青臺至唐州
五十里唐州至胡陽縣至崔村里崔村至八疊七十里
八疊至襄陽五十里又乞遷都劄子契勘遷都必詳講
究一道山川險阻戰守利害以備非常臣近知鄧州是
時見京洛士人避敵多來襄鄧猶恐敵騎至潁昌等處
臣仔細詢問及稽考地形自潁州而南唐州方城縣最
為諸路會口井邑亦甚繁富汝州魯山縣三鵝路亦進
軍馬今既欲都襄陽即方城恐當升為郡魯山亦當為

路口兩頭置立關戍以備敵騎所嚮其襄陽之西四柳等關雖路險不通兵車然去陝府六百餘里亦合嚴立戍守取進止又臣昨領本道兵至京蒙陛下獎擢然三道與西兵迄不至臣孤軍無毫髮功臣至之初得對便殿首陳遷都關中之策蒙陛下諭令臣力主此議後來臣屢次開陳及進暫駐蹕襄陽圖狀若陛下不以臣為不才候門開日令臣前去置司襄陽府密行措置候見次第臣以本道兵前來奉迎鑾輿取進止又乞權暫

駐蹕襄陽府畫一狀一乞以南京留守總制京西江湖淮
浙京西諸路軍馬漕運等事為名其印記備用大祀司
印一營繕南京城池宮闕及百司諸軍營壘並乞仍舊
有官舍及寺觀量加增葺其材置於出產處委監司州
郡疾速依本司所立限應付一乞將襄陽鄧唐汝州守
臣別行選任其通判幕職官知縣乞從守臣銓擇如見
任人不能辦事或缺官去處並聽辟置仍乞添置轉運
使二員專切應辦驛頓及移用應付本京錢糧本司乞

置參議官四員並從朝廷差人依奏事例施行及書寫
機密文字各一員從本司辟奏隨本人資序支破添支
驛券請給人從其餘如所屬路分官兵有不職或闕官
去處恐奏請覆不及欲乞臨事先次差閒慢處見任或
待闕官抵替奏取指揮差注一錢糧欲乞將上供一半
之數截撥襄陽府交納京西路諸司錢糧權許專一應
付驛頓等支用稅賦許行支移即不過自來地里之數
一方城池當衝會正係控扼去處欲乞改縣為軍選差

知軍等官屯兵北扼敵馬要津一襄陽既為別都屯駐
軍馬增修城壁乞添差路分兵馬總管一員一乞給降
度牒五百道校尉副尉帖各三百道許依本價召人情
願承買用或承信迪功郎告各一百道給入中錢糧本
植等檄勸勤力之人一身分及官屬人從當直人見有
元帶來本道軍民兵及京西第一第七將見在城內人
欲乞盡數將帶去候到差發州縣旋發遣如或少闕沿
路量行差人馬轉替前去所貴即日官屬人從更不得

於京師差撥一太廟社稷欲乞繪圖前去一乞差土功都豪寨官二員土瓦都料大小木作頭各五人一宮闕直乞以應天府規制如倉猝應辦不及即隨宜修建一乞候出更日便於道路合置頓處儲積羊畜錢物所到即應付具次第聞奏小貼子臣伏覩襄陽府地據荆楚上游欲乞降勅改作南京所有宮室依面得旨隨宜營繕取進止太廟社稷兩宮園廟諸王主第兩省都堂秘書省學士院尚書史院九寺三監御史臺府廨大理寺

二府官告院內尚書省九寺三監文案官吏自管押或
先或後餘以次發所有車乘本道自發遣前來臣將來
臨行押差作匠等前去後到繪圖進呈者所有畫一續
具奏稟其錢糧據所用物遵約束經去次又叙戰勤王
及勸都關中以病乞致仕宮觀劄子臣本無技能徒以
片文隻字誤歷華近逮出守海壖會劇賊猝至偶遣兵
斬捕賊勢挫衄相與出降蒙恩進秩其後濟南羣盜蜂
起朝廷猶錄微効於宮祠中擢知濟南賊稍平移青州

正月中金人至京師詔發兵入援臣等奏乞兵與諸將
追擊敵騎及席蓋到青城代還至都時敵騎已渡河被
差知鄧州四道建師去冬准御札令不候兵集領見兵
勤王臣自鄧至京凡十四驛道路轉戰十一月朝京師
蒙陛下初擢延康殿學士繼除資政殿學士僉書樞密
院事臣自初到累奏乞出戰會三道未至到伺候兵集
而三道兵終不至城已失守無毫髮功初至之日勸陛
下遷都關中繼蒙聖訓駐蹕襄陽令臣經畫臣愚實欲

自効而痼疾速發步履艱棘恐不足以當遣使欲乞聖
恩察臣非敢避事實緣疾病特許臣守本官致仕或在
外官觀察使又叙諸將不肯出兵城破被創猶戰自効
劄子臣比者領兵至都荷陛下所以獎激之眷過厚遂
使僥冒以至今日退念臣初至之日嘗欲速戰妄意乘
其營壘未就以輕兵迎擊諸將或以為不可逮敵寨既
成致城外或自決水或自縱火更無戰場登城守禦諸
將環視號令不一卒至不守臣身自被創是夜猶領張

仲剛等兵戰南薰門下臣男以南道兵戰安上門上是時諸將皆先臣下城接戰之際無一人至者戰罷與陳過庭俱入禁中明日越王鄆王欲戰於曹門外陛下使臣與二王俱出臣未領所統兵而二王自將衛兵已出門矣不敢以身從僅能追及兵非臣部曲無由節其進退遂無毫髮之効中間奏乞罷內外總管尋得旨令彈壓候師退限十日結局今內外彈壓雖無可虞盜賊然不足勤勞伏望候師退日重賜罷黜以示無功之罰

少慰僉議又辨利在速戰及累奏郭京狂率敗衄劄子
臣比者領兵至都荷陛下獎激遂使僥冒至此退念臣
之初至當時京城甲馬自盛而招集烏合其勢可暫難
久臣以謂乘其營壘未就欲引兵迎擊屢具奏陳以謂
利在速戰蒙陛下加獎訓以臣狂妄戒太銳令候三
道及西兵到於正月間舉兵恐輕動如姚平仲之失其
後三道兵與西兵不至而城已失守臣自上城身被創
猶召集張仲剛等兵戰南薰門下臣男伯奮以南道兵

戰安上會城上守禦人皆先臣下城城上東西面無一人把守截戰之際亦無人應援然殺傷太當中間車駕出郊得令旨於舊城內外彈壓後來乞罷外總管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候師退限十日結局今內外彈壓偶無可虞盜賊然深懼師退以謂臣前此不肯出兵及郭京之敗多由臣不合令出城勦會郭京出兵臣累奏慮其狂率敗衄今日孤外之迹伏乞睿慈特賜主張取進止又申金人元帥狀契勘累具申乞存立趙氏之後今奉

令旨令立見今為首管事之人緣本官非衆所推勘會
昨承初七日奉令旨如無可推戴令具申元帥府管依
元帥府推戴狀申令來欲乞檢會累申從元帥府於嗣
子或於趙氏之屬內擇立一人所貴恩歸元帥府永為
藩輔而趙氏宗廟尚得血食謹具狀申元帥府伏候台
令 金人又留中丞秦檜侍郎司馬朴不遣或以言語或
以廢立事亦舉家北遷

三朝北盟會編卷八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八十九

宋 徐夢莘 撰

靖康中帙

起靖康二年三月二十九日巳未盡四月四日癸亥
是日太上皇帝淵聖皇帝鑾輿北狩 曹勛北狩

聞見錄曰靖康二年二月初七日晨起上皇在蓋

珠殿進素

緣城破遷入延福宮

人李石周矧吳玠莫儔來

奏事即引對石奏曰皇帝令起居上皇緣金人堅欲上皇出郊前已得辭今又請到南薰門殿舍拜表乞皇帝歸若表到寨中皇帝便可歸內金人意欲成木朝一段懇請亦無他意又密奏曰得音奏爹爹娘娘請便來不可緩恐失事機上皇沉吟曰軍前別無變動否卿無隱也朕爵祿卿等至此無以小利誤朕大事苟有他變我亦擘畫恐徒死無益石奏曰倘不實甘受萬死上皇曰朝廷既不令我南去又圍城時

聲息不令知以至於此今日之事妄舉足則不是卿無
隱石曰不敢亂奏即令中使同行后入語移刻上皇
即索服欲出姜堯臣等進曰雖云邀請只在門裏第
恐敵情反覆不測便宜聖裁此足似不可移石曰適
皇后在禁中得官家語今暫到門首端的如此不去
不得內人與近侍皆號哭上皇云縱或有非意亦知
此事終在若以我為質得官家歸保宗社亦無所辭
第恨我揖遜如禮退處道宮朝廷政並不與聞惟一

聽命未曾犯分不意其獲報乃爾有愧昔人多矣顧左右皆泣相從又取常御佩刀令丁孚佩之乃乘肩輿與皇后出延福宮由晨暉門而出至南薰門忽兩扇俱啟石曰此必金使見逆方欲西就殿舍忽導從圍掩車輿出門上皇頓足輿中曰事果變矣呼丁孚取佩刀而孚至門已為金人搜去至東御園門有金使來傳二帥起居云到寨食罷相見揭簾端視久之金使乃昔常奉使本朝者申初到南郊齋宮止於大

王位從者皆攔於西城外並不許隨從後三日惟呼姜
堯臣徐中立丁孚并勛左右敵呼為祗候人也上皇
到郊宮金遣蕭慶卜王芮來奏取向日張覺投降本
朝并張覺緘首處分一宗文字上皇曰當日張覺投
降兩國初未有不受之約又原係大遼故臣遂納覺
不疑繼得山西軍前移文要覺即斬首以獻不謂上
國以為釁今城破國亡禍變及此尚何文字之有况
已嘗移文上國死亡一切惟命不必以此為辭也敵

唯唯自後更不復來取金人凡有計議只在上御前
奏稟隔數日一遣人起居上皇到寨中餘日自製劄
子一通與國相云某頃以海上之盟謂歡好可以萬
世雖嘗招收張覺繼蒙湏索令戮以為報意罪不至
甚而大兵踵來乃指為釁某即避罪南去歸後塊處
道宮恬養魂魄未嘗干預朝政而姦臣伺隙離間父
子雖大兵南來亦不相關報致煩天討兵甲臨城至
城破時始知三關敗約所致蓋嗣君不能奉承大國之

約某亦有失義方之訓事遽至此咎將誰知尚有衷
誠祈回洪聽某以願代嗣子遠朝闕廷却令男某等
乞一廣南烟瘴小郡以奉祖宗遺祀終其天年其即
分甘斧鉞一聽大國命誠迫意切顯待臺令劄子去
後二日有番使來云承示文字但三關之盟初不恣
地止說子孫不紹社稷傾危雖承劄子却不敢背元
約上皇又自製表啟即位及遜位凡宮禁深密朝廷
政事之失一一剖析深夜焚之是夕上皇夢與皇太

后同入宣德門布塞甚肅如常時覺來猶聞其餘音
至晚令報皇太后知三月初七日聞邦昌僭位上皇
曰邦昌若是能死節則社稷增重今尸君之位猶且
庶幾但所係至重者既立異姓則吾事決矣因泣下
霑襟明日臣下有進詩以寬聖意者伊尹定歸商社
稷霍光終作漢臣鄰上皇且讀且罵曰待其歸商與
漢則吾已在龍荒之北矣不達事機有如此者啟行
有期金人送金銀三千兩并衣著各二襲火燎頭籠

二副皆八殿供設物先是三月二十九日有語分路
去上皇同二太子由河北路上同國相由河東路約
會燕京是日上欲肅王同行肅王堅辭曰去歲奉旨
出使不曾避免久違膝下雖得生還而家破國亡死
日甚近所幸却拜父母乞且留侍下泣情甚確方得
免去復以祈王從行以肅敵情稔
熟欲同行上皇率令二后諸王
望拜城中辭違宗廟上皇伏地氣塞不能起景
王掖起之六宮無長大皆哭聲振天泰裡門震動日

色慘翳風聲如號哭兩時方止是晚報來日起程今
上同皇后俱來拜違泣下別去自爾不復相見景王
自到郊宮日侍上皇夜不解帶仍常食素至臨行時
鬚髮皆白四月初一日絕早分路轉城北去至劉家寺
東寨內約飯上皇初見二太子又約皇后已下妃嬪諸
王帝姬皆出見席地坐定遣王芮譯奏曰自古賢
聖之君無過堯舜猶有揖遜歸於有德歷代革運
底事想上皇心下照會得本國比叔契丹所得嬪妃兒

女盡分配諸軍充賞以上皇昔有海上之德甚厚今
盡令兒女相隨服色官職一皆如故因勸酒曰事有
遠近但且放心必有快活時上皇致謝曰當日為兄
弟今日為俘囚豈非運數尚賴太子保佑全活千口
近嘗求嗣子還朝望為主張太子曰上畔未肯上皇
曰兩朝主盟惟某獲罪非將相之責某罪在天故請
以一身少答天譴願不及他人太子曰此意甚好於
是酒五行太子面請王婉容為帝姬與尼堪次子作

婦許之飯罷歸寨自此不相見但日送鷄兔魚肉酒果
上皇謝以病在車中無心飯食願早承來旨燕王遂
中以乏食薨斂以馬槽猶露雙足就寨焚化上皇
令本謂將骨殖就寨地理瘞曰且是中原兔為異
鄉鬼也夫人堅欲攜行亦不能却上皇致奠靈位伏
其骨哀甚曰吾行且相及時金兵亦在傍泣下路中
二太子請上皇看圍場飯後遣馬并紫傘來迎同行
獵以馬背附所得鷄兔忽少駐有二人在馬首立太

子指曰此上皇故臣郭藥師張令徽令參二人皆再拜
令徽即退藥師獨叩馬跪奏曰念臣昔與上皇為君臣
向年燕京死戰數回力不能勝遂歸金國有負上皇恩
德言訖淚下又再拜上皇宣諭天時人事理合如此但
當日欠一死節藥師退太子曰藥師曠忠於南朝上皇曰
藥師養養過厚而未嘗收功以其効順而彌縫之卒貽
大禍太子曰此人不知忠於北朝則必不忠於南朝上皇
曰是初二聖既出京城營於郊宮大王位敵排長木為

障障外有兵每數步一窺容人看外外亦窺內敵日以肉米麩與內人相博易閒語曰南家有兵到某處矣又曰南家提兵數十萬在河北每金人車馬過河即奪去大軍所以未敢離此語訖即晚目如金人旁來色若有畏而不敢留者入遞以奏兩宮皆喜為不日救至又數易倚墻器械即用郊禮盡木槍復有病人如傷重包裹卧於墻下云西面有錢相公兵四十萬漸近刀槍將去陣上強壯人皆往迎敵會天大風喬貴妃亟製絳羅袍

備緩急兵至即以衣上為出奔之計每數日又作他語
一新柵中觀聽臨行猶傳兵至相尾然了無來者後乃
知敵故欲緩衆心敵計多此類上皇北狩曰承平日宮
人所乘朱牛車五百輛敵牽駕不通華語次顯肅皇后
厨傳及本殿一行內人車仗次諸王帝姬妃嬪閣分內
人不限次叙車行八百六十餘里蔡絳北狩錄曰丁未
二月七日太上初出青城翌日作發願文一章齋沐書
寫密行焚奏祈天請命宣諭景王祀日適來密辭罪已

損壽以全趙氏自登位後過失甚多敢不自陳思回天
譴祀頌首稱贊軍前已議北遷令姜堯臣書寫劄目投
達尼堪國相某目曰某素慕山林謝事罷政之後止管
教門公事某之罪失固不可逃責念茲神御道遠遷異
國欲乞東南一郡以享祖宗血食不勝大願三月二十
八日起行邢趙之間皇子元帥幹里雅布請觀打圍契丹
舊臣郭藥師張令徽初以天祚出奔上表請歸本朝許
之爵以袞衣之貴錫以金珠之優使鎮山後一旦大金

兵至投戈乞命至是遣出令拜太上藥師曰昔日君臣
敢盡禮前日之降力所不加乞赦臣罪上曰天時如此
非公之罪何赦之有藥師等慚而退泣血錄曰是日傳聞太
上皇在二太子軍中上在尼堪軍中上戴青氈笠乘馬侍衛
百人後有監軍隨之亦有隨行猪羊十數自鄭門而北每
過一城角掩面號泣燕王越王止得一牛車餘宗室徒
行不能行者驅之使前靖康遺錄曰二帝之行也不得
相見分為四處上皇與泗景肅諸王上與燕越二王及

皇太子大長帝姬從鄭皇后帝姬諸王從朱皇后諸駙
馬別為一處以鉄騎驅擁而去大元帥得黃潛善所遣
李宗報到京城事劄下河南北府郡山寨措置指揮先
是大元帥駐濟州多日寂不聞京城事黃潛善在曹州
募人能入圍城者有重賞南華小吏李宗自云能往潛
善夜賂其家且許以官爵遣之宗傍京城故令驅入敵
寨為給薪水逆運近城寨得上城送飯益習熟即與城
內人語墜錢下博買針線等又與城內人熟瞰無人時

投身下城內為邏者所得以見權領王省王時雍宗乃
言潛善遣來狀時雍告以金人推立張邦昌事且補宗
承信郎宗不敢受乞身歸時雍縫遣之宗復於南薰門
作荷擔人出因得竄走復求驅入敵寨逸得去宗至
曹州見潛善并出京城印賣推戴權立邦昌文字一紙
金人偽詔一紙邦昌榜示赦文一紙邦昌迎立孟太后
書一紙潛善趨帥府呈王王讀之洒淚涕語幕府僚屬
曰金人索釁肆貪陷我京城邀我二帝暨諸太子親王

近臣質於敵寨恐將挾以北遷湏急速剗下河南北諸府郡應官民之兵及河北諸山寨諸頭項土豪民兵併力把截隨所居地分差得力人探金人渡河回歸之日或把河斷橋或據險設伏或迎擊於其前或追襲於其後當府當親領大軍前去策應効死解難迎還二帝并馳檄宗澤即督促河南北諸府郡及河東河北山寨水寨諸頭項義士首領火急依應今來指揮施行初潛善引李宗見上高世則欲引李宗語潛善隨之李宗後不

知所在或云為潛善所殺或者為潛善得王時雍書不知何等語懼李宗告訐故殺之大元帥府收侯章以揺扇軍前斬之初李宗報到京城禍變事侯章先得之倡言於外軍民間之洶洶不安且險語迫王勸急為渡江計請自留募兵送獄根究搜檢到丁順所與章金人戰袍磕頂頭巾遂斬之軍民憤疾爭裂屍首絲擘其肉而食之人情大定勤王兵宿遷縣桃源鎮土兵王嗣反於沂州莊子城先是有詔起京東土兵弓手盡勤王宿遷

縣土兵弓手以縣尉崔某部曲會合諸縣兵至沂州莊
子城有王嗣者取緋紙數十幅剪作數十片行於土兵
弓手之間各散一片且呼曰帖在頭巾額上擺礙隊伍
土弓手皆按其緋紙置於頭巾之額無一不從遂倡令
縱掠莊子城中崔某以弓手五人走投沂州告曰土兵
弓手反矣

四月一日庚申朔金人兵去盡

先是金人連數夜焚燒寨柵紅焰亘天軍士城下鼓樂

奏歌而去邦昌委范瓊交割城池分撥兵衛當關閉守如故是日民間聞金兵既空恍若再生竟登城觀看者蟻集鱗次悵望鑿興為悲痛邦昌以陳仲權太僕卿陳求道權太僕少卿路允迪轉五官除觀文殿學士佑神觀使請給恩數等並依見任執政官條例施行僉書樞密院事曹輔乞宮祠不允

二日辛酉邦昌手書遣使臣撫諭四方

偽楚錄曰海內承平垂二百載生民樂業豈復知兵廼

者姦臣首開邊難大金再舉奄及都畿城守不堅二聖
遷北中原之大逾月無君適為還歸橫見推逼既自殘
而不獲乃忍死以救民言念生靈係心宸極道路阻音
郵之達吏民無詔令之承想其憔悴之憂同此危亡之
念倘不深求於民瘼豈能宏濟於時艱宜爾撫循用紓
湮托庶亟臻於寧謐用以究於遠圖邦昌遣使臣賈尚
書省劄子往詣東平興仁府牒濟州尋訪大元帥所在
其劄子無年號但書月日王時雍押邦昌遣人詣范納

錢蓋趙野范致虛翁彥國劉光世議黎確使趙野陳戩
使翁彥國汪湘使劉光世黎確乃趙野之門生也陳戩
乃翁彥國之甥婿也汪湘乃劉光世之門生也李健乞
使翁彥國為彥國所囚又有一使臣至南京為朱勝非
囚以邦昌書繳申大元帥府初金人欲行未行之間邦
昌為左右眩惑有異初心時獲發運使所遣探事人借
補廸功郎吳樞王時雍薦引上殿見邦昌陳獻利害具
言在外兵數乞遣官止之言語頗涉不順邦昌遂授以

大林郎乃用其謀分遣各人親戚黎確等詣諸軍邦昌以手書與彥國書曰國家之變千古未聞昧陋所遭可謂竒禍誠以保存廟社拯救生靈使京城免于焚蕩以濟遠圖其心明于皎日今幸敵騎已退道路可通即遣使東州具申夙志想在端朝必諒此心今差李左司賫手書具道曲折惟中外相與戮力共濟艱難迄成康功以永丕祚是所望于公也初夏薄暑軍務良勞未會晤間更惟尚謹邦昌上聞邦昌以手書翁彥國封皮云付

翁彥國其中乃云上端朝中丞范訥軍屯雍丘王淵為
前鋒是晚先遣三十騎至城下即遣人齎絹二十疋就
門外勞之仍宣三騎以入大元帥集府聚議念京城圍
閉朝廷政令久不通四方失所望姦宄乘時妄作羣臣
建言布檄四方以定人心乃命耿延禧草檄書耿南仲
汪伯彥黃潛善同共參訂呈定本命藍珪刊行之邦昌
以徽猷閣待制提舉醴泉觀權直學士院詹曷罷直學
士院權直學士院中書舍人孫覲令日下供職

五ノ下ノ二ノ二ノ
卷八十九
三日壬戌邦昌置修城司

遺史曰金人既退乃置修城司以侍郎邵溥都大總管其事辟官屬各有員四壁用工修飭樓櫓邦昌命范瓊領兵出城搜空遺史曰范瓊出城搜空得金人遺棄寶貨表段米麴猪羊等不可勝計又有遺棄老幼病廢及婦女等至是並遷入城

四日癸亥邦昌肆赦

遺史曰赦文曰天下承平幾二百載百姓樂業豈復知

兵姦臣首結邊難招致禍變城守不堅致嗣君皇帝越在郊野予以還歸橫見推立有堯舜之揖讓無湯武之干戈四方之廣弗通者半年京城之大無君者三月從宜康濟庶拯危難應手書到日罪無輕重並與釋放第一項差官省視園陵第二項諸州天慶天寧依舊行香第三項諸州軍守臣各令兵至近甸保守無虞義同有功起發勤王兵仰却於元來處分屯第四項存恤諸處宗室餘並依前赦靖康遺錄曰初四日邦昌下赦云宋

家遭陽九之厄二帝北遷蒙塵萬里予適以使還強見
推立既自裁而弗獲乃忍死而救民言念生靈係心宸
極道路阻郵傳之間遠近乖向往之誠宜敷德音用聲
寰宇可大赦天下云云其中一項云諸道勤王人兵當
國家危急不能進援京師失守乃欲偷安雖無誠節亦
已勤勞宜各歸本貫別候中旨秦湛回天錄曰或勸邦
昌赦呂好問曰赦書日行五百里今四城之外並是番
人欲赦他誰况公權攝當候復辟邦昌曰俚語錢大王

肆赦恐入李王世界呂公曰錢氏猶有數州之地五代
之時非素有君臣之分今日豈可比錢氏耶邦昌以為
然

三朝北盟會編卷八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九十

宋 徐夢莘 撰

靖康中帙

起靖康二年四月四日癸亥盡五日甲子

邦昌集百官赴文德殿宣示上宋太后書書曰余
世受宋恩身相前帝每欲捨生而取義唯期尊主
以庇民豈圖禍變之非常以至君王之易位既重懼

於網羅實難這於刀鋸外逼大國兵火之威內拯黎元
塗炭之命顧難施於面目徒自悼於夙宵杵臼之存趙
孤惟初心之有在契丹之立晉祖考殊迹以自明載惟
本朝開創之圖首議兩宮尊崇之禮號同母后國繫周
朝茲惟臣子之至恭以示邦家之大順肆稽成憲爰舉
徽章恭惟哲宗元祐皇后徽柔懿恭聰明睿智天作之
合早婉德于秦陵王假有家夙母儀于方夏端著紫庭
之範且彰彤管之聲雖嘗御瑤華崇道之居亦既奉欽

聖還宮之詔久棲神於靖館積系望於綿區今二帝以
遷三川方震匪仰伸於欽奉則曷副於儀型共用端誠
於心涓日之吉祇伏掖庭之次恭陳舊國之儀揭示號
以正名開列宮而移御幅員時又庶臻康濟之期京邑
既安更介靈長之祉宜上尊號曰宋太后御延福宮令
有司擇日奉冊寶其應于典禮合行事件令禮部疾速
施行天下勤王之師有至近境午刻開封府榜云范尚
書趙資政領兵在南京先遣統制官王淵議事仰城中

不得驚擾江淮發運判官向子諲遣將官王儀等統勤王之師到城下邦昌命范瓊以酒食等犒軍引王儀上殿面賜袍帶進官令諭子諲勤王第一功當有峻擢既退王時雍復以絹三十疋錢二十千犒王儀并以偽告俱詣發運司繳納右司宋齊愈吏部陳磷司勳劉定禮部胡懋立乞致仕不允殿中侍御史黎確古文殿修撰宋彥通差往南京當公事日下出門侍御史胡舜陟上張邦昌劄子乞正名位劄子曰臣以固陋謬當言責而

又昔蒙收錄受恩良厚輒効愚衷仰報萬一今日之言
篤於愛上陛下亮臣區區必不加罪若小人自為身謀
必欲置臣重辟臣亦甘受不辭臣切覩陛下正位宏遠
非出本心外迫金人兵革之威內念黎元塗炭之苦良
不獲已總攬權綱自踐祚以來謙虛畏抑命令起居不
敢侔於至尊故自士大夫以至閭閻童僕翕然稱頌皆
知陛下忠義之心堅如金石不肯朝北面而事人夕南
面而臣人也此有知陛下處富貴崇高聊以從權非固

執以為已有也今大金已反其國而君臣之大義安可
一日而廢陛下之高明洞達釋然去位宜不為難第恐
姦言熒惑聰聽謂大金為可恃謂天位不可失謂自古
有亡必有興此皆小人輕慮淺謀但顧目前之利四海
豈有一夫不心懷趙氏者自二帝播遷人皆泣血但恨
敵國勢強力莫能回所以興滅繼絕報本反始天下正
有望於陛下若奮發英斷斥去姦言使趙氏之已亡而
存此伊尹周公盛德之事名與天壤不朽慶流子孫無

窮若曲狗小人之言頌失君臣之義則中原干戈相尋
無已生靈屠戮何有唯類陛下不得已而登大寶豈復
使之若是耶今四方勤王之師雲蒸雨集彼為趙氏而
來豈宜閉門拒之有同兒戲伏望即降指揮正其名位
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於內陛下以太宰治事於外特
遣大臣往迎康王明以此事播告將士孰不欣然悅服
此實天下盛舉陛下卓越之殊勲萬世一時者也伏望
採擇狂愚而加意焉

四日癸亥門下侍郎耿南仲等上表勸進於大元帥門
下侍郎耿南仲元帥汪伯彥副元帥黃潛善參議官耿
延禧董耘高世則幹辦官楊淵王起之秦伯祥隨軍轉
運使梁揚祖黃潛厚都統制揚惟忠五軍統制張俊以
下將士上議勸進再拜言曰金人不道邀二聖鑾輿北
狩天未厭宋必將有主宋祀者非大王而誰大王聰
明英勇上皇之皇嗣少弟之介弟天命以兆人心實歸
應天順人宜適機會天命不可以久滯人心不可以強

違萬機不可以暫曠願大王即皇帝位以定天下上以
慰祖宗在天之靈次以慰二聖南望之意然後號令天
下回戈滅敵以迎還二聖為宋中興之主天下幸甚又
伏地慟哭再拜進曰二聖北狩邦昌僭竊天下無主羣
心皇皇大王不早為之圖後時有悔願大王以宗廟社
稷為念速繼大統先正尊位乃議奉迎生靈延頸以望
願大王幸聽俯狗羣情臣南仲率羣臣昧死上言俯伏
再拜上避席嗚咽掩面流涕辭遜不受三軍呼萬歲聲

震天地動色日光明耀在庭之臣流涕又拜悲喜交集
上傳旨請退羣臣乃退會諸路表至南仲等再拜言曰
二聖北狩大王今欲北征奉迎鑾輿此大王孝弟已足
以昭假神明何舉不利天下幸甚然邦昌僭位號於京
師姦雄睥睨事未歸一願少湏之先了此一段大事然
後回戈北征邦昌身為宰輔受國厚恩豈遽忘德第恐
迫不得已權宜免禍而為之大王若早為之計彼必拱
手反正其或後時久假而不歸矣使邦昌久假而不歸

則羣兇如蝟毛而起矣。潛善又曰：「只如邦昌初起，敢便作宰相，既得作相，便胡批亂判，安然為之，恐遂做此，不可不慮。」願大王催促諸頭項人馬會合於京城下，張大軍聲，彼自膽落。寶玉有歸，或苟逆天叛，理宋德在人已深，卿士大夫諸軍百姓亦不為使大王可以不煩伐。鼓只消傳檄軍民一呼胥畔，邦昌面縛以獻，而歸盟。大王大王於是北征奉璽以迎還二聖，似為未晚。投機之會，間不容髮。惟大王早圖之，楊惟忠、張俊及五軍統制

將佐等亦進曰北征乃將帥事願大王即皇帝位且先
理會張邦昌大事惟忠等身膏草野圖報大王又會硬
探鄭安回報金人四月初一日盡起離京城二聖六宮
盡皆北駕張邦昌偽立稱大楚皇帝京城今繕治守禦
以待勤王之師南仲伯彥潛善延禧耘世則以下因又
啟曰南仲等所陳屢矣獨有天人相與之際朕兆已久
未嘗畧舉願畢其說蓋聞自古帝王之興必有受命之
符故白魚潛躍武王作周赤伏顯符光武興漢大王奉

使陸辭之日皇帝賜方排玉帶有大事聖語被受大元帥建府之命有賜袍异夢皇帝即位紀元曰靖康其後大王未嘗封靖也而京師之人及四方申陳或曰靖王或曰康王迨皇帝之北遷始悟曰靖字從立十二月乃皇帝立十有二月而康王建帥紀年二字實比今日飛出亭一牌有連三箭之祥太上皇萬里有即真二字詔黃河之渡則陰未凝而凍忽合濟州之瑞則紅光見而火德符天命章章著聞周之武王漢之光武何以過之

大王其可久稽天命乎其可久拂人情乎古人有言曰
違天不祥願大王既即皇帝位上當天心下塞人望
批荅金人肆毒踐我土地陵我京邑遷我二帝移我神
器四海罔戴喁喁延首二三大臣暨諸將與夫諸路帥
守以天下羣情交章勸進吾以父兄痛心疾首未知措
身之地豈敢偃然受天下歸往之請猥當隆極勉狗衆
志以荅天下之休庶以奉迎二聖恢復中原此吾誠心
天實臨之公等世受國恩同遭厄會忠貫日月精感神

明實賴遠謀共濟禍福

五日甲子張邦昌迎奉元祐皇后自私第入居延福宮
張叔夜迎入瑤華仙師狀臣昨奉以瑤華宮仙師所居

方今日夕番人下城作過乞遷入城裏宮觀庶免不測

之虞得令旨差防護入延寧宮

仙師即隆佑太后

今月十八日

瑤華宮仙師搬延寧宮臣尋差幹當官馮子耆楊大任
使臣毛建管押人兵前去沿路防護兵甲入延寧宮訖
謹具奏知別錄云太后先居瑤華宮號華陽教主玉清

妙靜仙師道名冲真城破迎入延寧宮二月二十八日
保康門東瓦子沿燒街西延寧宮時太后急就天漢橋
南遇仙店門垂簾幕以避移居觀音院西私第靖康後
錄曰元祐皇后居瑤華宮近二十餘年緣金人破城移
入舊城延寧宮延寧宮火自東瓦子經五樓歸私第是
時太后脫身都人亦不知其無恙故金人獨遺記聞曰
初三日中旨令開封府差察使人遍尋元祐皇后去處
開先在延寧宮因二月間遺火燒却本宮歸在觀音院

前孟大夫家至是迎入江淮發運司統制傅亮領兵到
京城下傅亮率兵在陳蔡間聞金人去至京城北道總
管宣撫使統制官王淵領兵至京城下先是王淵同劉
鞞出平定軍遼州路應援太原太原陷淵軍趙州金人
至闕淵隨北道總管趙野宣撫司范訥屯於南京金人
圍京師也屢犯南京淵遣統制韓世忠及楊進戰敗之
金人北歸訥及野遣淵先詣京師至是有榜云范宣撫
趙資政領兵在南京先遣統制官王淵到闕議事仰城

下不得驚擾既到屯於通津門外大元帥檄劄下諸處
勤王人馬京城下會合聽候指揮不得先入甲子幕府
羣僚侍王王曰邦昌迫僭位號已累日使邦昌今日不
知逆避則國人皆得而誅之使邦昌知逆順第恐金人
留兵取之則如之何又憂諸道兵至不知北征是圖止
以討戰為名人人爭先入城屠戮吾民以邀功利為之
惻怛乃命伯彥等草劄檄下副元帥宗澤宣撫使范訥
趙野經制使翁彥國西道副總管孫昭遠東道副總管

朱勝非南道副總管高公純陝西制置使錢蓋京兆府
帥臣范致虛鄜延路帥臣張深副總管劉光世熙河路
帥臣王似知淮寧府趙子崧發運判官方孟卿向子諲
等仰各火急部領所統人馬前來京城下會合聽候大
元帥王指揮進發奉迎二聖即不得擅發一人一騎先
入京城以討戰為名夤緣劫掠殺戮無辜致誤國事并
契勘張邦昌家屬見在淮東寄居仰向子諲行下所屬
州縣嚴為防守應付所須不得少致走透亦不得輒有

虐害大元帥與諸副元帥總管宗澤趙子崧等書遺
史曰書曰初夏漸熱伏惟總御師徒勤勞國事臺候多
福某去歲使敵營中道輟行携不過千人閏月被命帥
師始集東北兵民進未及畿已冰再和之詔繼得樞府
檄書又戒生事且方忌器未敢輕舉但分兵近畿為逼
逐之計閱日既久刺知敵情不免督兵前進繼聞元帥
領兵勘難感涕交頤即具公文當已至呈達今聞大臣
之在敵中者日久分深承其付託而二聖二后東宮諸

王北渡大河五內殞裂不如無生便欲身先士卒手刃
金人身膏草野以救君父而僚屬不容謂祖宗德澤主
上仁聖臣民歸戴天意未改故老近臣將帥軍民忠義
有素當資衆力共成忠孝本意除已具公移外伏望鼓
作士氣開曉士心奉迎君父永安社稷以成不世之勲
某不任痛憤泣血懇切之情所有受敵付託之人義當
征誅然聞方二聖之在郊已膺僭偽慮百官之謀或出
權宜未嘗輕動徒使京城重擾生民被害故欲按甲近城

容某移書問故得其情實即時闕報施行未晚今日之事非左右戮力造次在念恐不能濟伏幸孚察未瞻會聞上冀厚為宗社所賴倍保臺重不宣徽猷閣學士京西北路安撫使何志同等築壇同盟勤王中興記曰徽猷閣直學士知陳州趙子崧徽猷閣直學士發運使翁彥國各領兵勤王彥國駐壽春久之聞敵騎退漸進與子崧相遇相與築壇殺牲插血同盟彥國欲為盟主子崧以周之宗盟异姓為後二人爭長彥國曰我奉王命

入衛公陳守耳推盟主未定會延康殿學士何志同以
穎昌府將統兵至曰大元帥康王總兵濟州盍領兵趨
麾下聽制何至主盟之爭乎於是志同彥國子崧共行
登壇歃血之禮趙子崧家傳曰勤王盟文徽猷閣學士
通議大夫京西北路安撫使何志同徽猷閣直學士朝
請知淮寧軍府事趙子崧徽猷閣直學士朝奉大夫充
江淮荆淝等路置發運充經制使翁彥國奉議郎都水
使者榮蕤等敢告衆士金兵再至京闕侵擾暴虐人神

共憤聖天子屈已議和猶未退師曠日持久已藏禍心
宗社危辱王命隔絕天下臣子感奮忠勇誓不與敵俱
生今諸道之師大集於近輔凡我同盟毋徇私毋懷異
毋觀釁勦力合謀共安王室以效臣節三軍之師視死
如歸千萬人惟一心進則厚賞榮於家邦退則重刑殺
及妻子有渝此盟神明殛之皇天后土太祖太宗實鑒
斯言 趙子崧戒諭前軍榜文 趙氏德澤浹於人心
主上仁聖民所欣戴逆臣張邦昌比因奉使鄉導金兵

再至京國屈辱君父傾危宗社皆其陰謀佯為遜言實盜神器方自以能全京師生齒為功所下偽令皆鼓惑士庶之言悖逆滔天四海所不敢赦當所義兼臣子職在總兵尤切痛憤除已遣官詣大元帥康王府告難仍節制諸道之師一意討逆有死無二應在京士庶軍民僧道等世受國恩必知逆順困於迫脇諒非本心如能捕獲逆賊張邦昌自節鉞以上至於封王皆以充賞大元帥康王布宣國威務從寬恕罪止渠魁其餘黨與

必議全貸如堅於從逆敢抗王師必殺無赦戮其家族
仰前軍統制分明告諭大元帥命趙子崧加寶文閣學
士充兵馬大元帥府參議官東南道總管大元帥聞子
崧等同盟勤王故有是命 呂好問張所馳蠟書至大
元帥府邦昌僭位以呂好問權門下侍郎金人既退好
問及監察御史張所各遣人馳蠟書至帥府又太學生
楊愿等十數輩繼踵而上疏言圍城中士大夫趨向
王悉焚而勿問命愿輩以官馬某在河北山寨與金人戰

被執去歲十一月馬奔走至西山和尚洞山寨時兩河
義兵各據寨柵屯聚自保衆請推馬為首馬諭衆曰爾
山寨鄉兵皆忠義豪傑今欲見推非先正上下之分則
不可上下之分既正然後可以施號令嚴法律不然淆
亂無序安能成事衆曰惟公所命馬即前五率衆具香
案南嚮拜曰此遙望闕庭稟君父而立事且假國之威
靈以圖克復拜畢馬南面衆皆拜之曰此以往一號一令
有敢違者正軍法與金人相拒或一日十數戰然新集

之衆兵器甲冑非良一日別寨來云今日與金人大戰
願廉訪往視之馬往觀其陣隊且衆寡不敵知其必敗
而其人乘銳直前果為金人所却馬私自為計曰此曹
出戰則必敗無所歸咎萬一以我自敵來為疑我何以
自明莫若親與金人戰兵刃既接可以釋其疑矣一日
與金人戰馬單騎橫槊馳入敵陣手殺數人潰圍而還
有一金帥馳馬追馬二騎戰於野敵騎重甲馬騎無甲
馬被傷腸悉曳地遂仆馬馬被執送碩格副統者碩格

副統復送於真定守韓太師舊識馬遂設席與馬共生
初馬在山寨唱義也河北金人即報幹里雅布就京城根
刷馬家屬發至軍前幹里雅布以馬第三子亨祖及文榜
送真定府使招馬至是韓太師出亨及文榜示馬且曰
公母妻家屬盡在二太子軍前昨晚到來可往迎之又
數日幹里雅布自京師回軍至真定馬見幹里雅布謂之
曰爾非南朝宰相又非大將何自苦如此我久知爾忠
義我國家內除兩府未可做外爾自擇好官職為之馬

曰某世受國家爵祿今國家患難某寧死不願好官經數日復來說馬必不得已願求田數百畝耕而食之以終老母之壽韓里雅布許之於是馬遂得與家屬團聚

三朝北盟會編卷九十